

总 目 录

失魂引(1)

残金缺玉(295)

失
魂
引

目 录

第一章	惊遇	1
第二章	翠袖与白袍	28
第三章	如意青钱	55
第四章	真真假假	82
第五章	恩·情难了	110
第六章	赌约	141
第七章	遍地奇人现	172
第八章	索命怪客	196
第九章	绝地逢佳人	218
第十章	车座下的秘密	245
第十一章	高峰访圣手	269

残 金 缺 玉

目 录

第一章	惊闻残金掌	297
第二章	含羞胭脂透	313
第三章	掌发鏢客亡	338
第四章	疑云布满天	342
第五章	奇峰叠叠起	358
第六章	谜一样的人	379
第七章	真假实难辨	405
第八章	寒雪最断肠	420
第九章	荒郊惊巨变	441

第一章 惊 遇

西方天畔的晚霞，逐渐由绚丽而归于平淡，淡淡的一抹斜阳，也消失于苍翠的群山后。

于是，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风，便也开始有了些寒意。

月亮升了起来，从东方的山洼下面，渐渐升到山道旁的木叶林梢，风吹林木，树影婆娑，浓林之口，突地，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，朗声叹道：“月明星稀，风清如水，人道五岳归来不看山，我虽方自畅游五岳，但此刻看这四明春山，却也未见得在泰山雄奇、华山灵秀之下哩。”随着话声，从林口缓步踱出一衣衫华丽，长身玉立的弱冠少年，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绿鲨鱼皮剑鞘、紫金吞口的青锋长剑，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少年双眉带采，目如朗星，衣衫随风飘起，有如临风之玉树。

他目光四下一转，施然前行数步，只听到风声之中，隐隐有淙淙的流水声，随风而来，他剑眉一轩，突又慢声吟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……”突地回首喊道：“囊儿，快把我的笔砚拿来。”微一摇首：“你要是再走得这样慢的话，下次游山，你还是跟着管福留在山下好了。”

树林之中，应声走出一个垂髫童子，一手捧着一方青石端砚，一手拿着两枝紫狼毫笔，肋下斜背着一个极大的彩囊，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，气吁吁地将手中毛笔交给锦衣少年，又从彩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纸，一面喘着气道：“公子，囊儿千辛万苦跟着你从河北走到江南来，为的就是跟着公子多见识见识，公子要把囊儿跟那蠢阿

福留在山下，那囊儿可要气死了。”

那锦衣少年微微一笑，接过笔纸，提笔写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。”随手将这张字柬塞入那囊儿肋下的彩囊里。

囊儿乌溜溜的两颗大眼珠一转，带着天真的笑容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今天诗兴像是特别高，从一上山到现在，你已经写下三十多句诗了，比那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还要多些。不过——”他话声微微一顿，眼珠四下一转，接着又道：“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，前面又黑又静，说不定会跑出个什么东西来，把囊儿咬一口，公子——”

锦衣少年负手前行，此刻剑眉微皱，回头瞪了那童子一眼，吓得他下面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，鼓着嘴跟在后面，像是不胜委屈的样子，锦衣少年双眉一展，悦声道：“跟着我在一起，你还怕什么，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，只要有我腰畔这柄长剑，难道还会让你给大虫吃掉。”

这垂髻童子“囊儿”抿嘴一笑，面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来，但他瞬即垂下了头，似乎不愿将面上的笑容给公子看到。

前面数十丈，泉声竟是震耳而来，锦衣少年抬目一望，只见对面悬崖如削，下面竟是一条宽有八、九丈的阔涧。

锦衣少年目光一闪，抢先数步，俯视涧底，其深竟达二十余丈，山泉自山顶流下，银龙般地飞来，撞在涧中危石之上，珠飞云舞，映月生辉，波涛荡荡，水声淙淙，与四下风吹木叶的簌簌之声，相与鸣和，空山回响，越显清壮。

锦衣少年伫立在这道绝涧旁边，方疑山至此再也无路，飞珠溅玉，一粒粒溅到他的身上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目光动处，忽然瞥见右侧竟有一条独木小桥，从对面崖头，斜斜地挂了下来搭在这边岸上。

对面桥尽之处，木叶掩映之中，一盏红灯，高高挑起，随风晃

动，锦衣少年目光动处，面上不禁露出喜色，回首笑道：“你这可不用害怕了吧，前面有灯的地方，必定也有人家，我们今夜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天乘早下山，不比现在下山要好得多？”

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眉头竟突地一皱，抢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，在这种荒山里面住家的人，必定不会是什么好路道，说不定比老虎大虫还可怕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！”

锦衣少年轩眉一笑，道：“你平常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现在怎地如此害怕，我们身上一无行囊，二无金银，难道还怕人家谋财害命不成？”他剑眉又自一轩，伸手抚着剑柄，朗声又道：“我七年读书，三年学剑，若是真的遇上个把小贼——嘿嘿，说不定我这口宝剑就要发发利市了。”

他抚剑而言。神色之间，意气甚豪，迈开大步，向那独木小桥走了过去，囊儿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已预料到将要有什么不幸之事要发生似的。

涧深崖陡，那独木小桥凌空而架，宽虽有两尺，但下临绝涧，波涛激荡，势如奔马，若非胆气甚豪之人，立在桥端，便会觉得头晕目眩，更莫说要在这桥上走过去了。

锦衣少年走到桥头，双目亦是微微一皱，回首向那童子说道：“我先过去看看，你要是不敢过来，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”口中虽在说话，目光却在仔细察看前面的落足之处。

这锦衣少年虽是富家子弟，但生性极刚，正是宁折毋弯之人，平日胆气亦在常人之上，此刻见了这绝险的小木桥，心中却无半分怯意，微一察看，便大步走上桥去，脚步之间，亦甚稳定，显见得对武功一道，颇曾下过些功夫。

山风强烈，吹得他宽大的文士衣衫，猎猎作声，下面泉声振耳，但他双目直视，神色虽极谨慎，却无丝毫不安之意。

眨眼之间，他便行到了对崖，目光四扫，只见木桥之侧，林木掩映中，有间石砌的小屋，屋中灯光外映，那盏红灯，也是从这山间石

屋的窗子里挑出来的。

他心念一动，方想回首嘱咐他那贴身书童一声，哪知回首旋处，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，竟也从木桥上走了过来，此刻已站在自己身后。

他不禁为之展颜一笑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居然也敢走过来。”

“囊儿”抿嘴笑道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公子胆子这么大，囊儿胆子要是太小了，怕不要被别人笑话了吗？”

锦衣少年微微颌首，轻轻一拍他的肩膀，意下大为赞许，却听囊儿已又高声喊道：“我家公子山行迷路，想借贵处歇息一晚，不知贵主人能否方便方便。”

只听得四山回声：“……方便……方便……”远远传来，此起彼伏，相应不绝，但那石彻小屋之中，却无半点回应。

锦衣少年剑眉微皱，一撩衫角，箭步窜了过去，探首朝屋中一望，面色不禁突地一变，蹬，蹬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。

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转，亦自大步跑了过去，一看之下，面色更是骇得煞白，竟然脱口惊呼了起来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要跌倒地上。

原来在那石屋之中，木桌两侧，竟一边一个倒着两具尸身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两人身躯都极为硕壮，但脑袋却已变成一团肉酱，连面目都分不清了，桌上油灯发出凄凉的灯光映在这两具尸身上，给这原本已是极为幽清僻静的深山，更增添几分令人悚栗的寒意。

一声蝉鸣，划空摇曳而过，“囊儿”机伶伶打了冷战，颤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

锦衣少年剑眉深皱，俯首寻思，根本没有答理他的话，暗中寻思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两人怎么会死在这里的？桌上的油灯还未熄灭，显见得他们死去还没有多久，但杀他们的人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一路上山，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山上下来，难道此人杀人之后，又跑到里面去了？”

他右手紧握着上面密缠丝带的剑柄，掌心却已微微沁出冷汗来，暗中一咬牙，又自忖道：“我学剑三年，虽未大成，但京城侠少，却已多半不是我的对手，记得我学剑之时，师傅曾经对我说过，江湖游侠并非以我恃强，而是济人之难，扶弱锄强，才能称得上一个‘侠’字，我平日以‘侠’字自许，如今遇着这等事，岂能甩手一走，好歹也得探查一个究竟来。”

一念至此，心胸之中但觉豪气大作，闪目而望只见石屋左侧，筑着一条小石阶，蜿蜒通向崖下。

崖下水影星罗，将天上星月，映得历历可数，竟是一片水田，水田后面，屋影幢幢，像是有着一片住宅，也有些许灯光，从影中映了出来。

那垂髫童子“囊儿”满面惶急之容，望着那锦衣少年，恨不得他马上和自己一起走开，远远离开这诡异的地方才对心思。

哪知那锦衣少年俯首沉思了半晌，竟然大步朝石阶走下去，他暗中长叹一声，也只得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风声穿谷，如怨如诉，四山之下，都像是弥浊着一种凄凉的寒意。

锦衣少年快步而行，穿过一些田垄，只见左侧是条宽约两丈的大溪，流波荡荡，势甚湍急，右侧峰峦矗列，峭拔奇秀，被月光一映，山石林木，却幻成一片神秘的银紫色。

对面大山横亘，却在山脚之处，孤零零地建着一座庄院，走到近前，亭台楼阁的影子，却变得十分清晰可见。

庄院外一道高约丈余的围墙，黑漆光亮的大门，向南面建。此刻竟是敞开的，门上的紫铜门环，在月光下望去，有如金黄一般。

锦衣少年在门口一顿步，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门环，铜环撞击，其声锵然，在空山之中，传出老远，余音袅袅，历久不绝。

但门内却仍然是一片寂然，连半点回应都没有，锦衣少年剑眉一皱，正待闯入门去，哪知身后蓦地“闾”地一声。

他大惊之下，拧腰错步，刷地跃开三尺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拔出剑来。回身持剑，闪目而望，月光之下，只见一些青蛙，跳跃如飞地向水田中奔去，囊儿睁大着眼睛，呆呆地望着自己，四下仍是一片静寂，甚至静寂得有些可怕了。

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，暗道一声：“惭愧”，转身向门内走去。

他一脚跨入门里，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阵寒意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几乎再也没有勇气向里面跨进一步。

这黑漆大门内的院落里面，竟然躺着一地尸身。死状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两个彪形壮汉一样。全身上下，一无伤痕，头顶却被打成稀烂。清冷的月光，将地上的血迹，映得其如紫，院落里，大厅内灯光昏黄，从薄薄的窗纸里透了出来。

锦衣少年胆子再大，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冷汗涔涔而落。

囊儿在后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，却已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仗剑而立，只觉吹在身上的晚风，寒意越来越重，脚下一动，方待回身而去，但心念一转，便又自暗中低语道：“管宁呀管宁，你既然已走到这里，无论是福是祸，你也得闯上一闯了，你平常最轻视虎头蛇尾之人，难道你也变成如此人物了吗？”

他胸脯一挺，右手微挥，一溜青蓝的剑光，突地一闪，他便在这一闪的剑光中，穿过这满布尸身的院落，但目光却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尸身一眼。

从院门到厅门虽只短短数丈距离，但此刻在他眼中，却有如中间阻隔着千山万水一般，几乎是不可企及地漫长。

他缓缓登上石阶，用手中剑尖推开大厅前那两扇半掩着的门，干咳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屋内可有人在？但请出来说话。”

屋内自然没有回应，厅门“呀”地一声，完全敞了开来，他定睛一望，只见这间大厅之上，竟然无人影。

他暗中吐了一口长气，回首望去，那“囊儿”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后，捧着那方石砚的左手，不住地颤抖，石砚里满蓄的墨

汁，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溅了出来。

他怜惜地扶了扶这童子的肩头，穿过大厅，目光四下转动间，厅内的茶几之上，仍然放着一碗碗盖着盖子的茶，安放得十分整齐，并没有凌乱的样子。他不禁暗自思忖：“茶水仍在，喝茶的人却都到哪里去了？院落中的尸身俱是下人装束，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。”

他暗中一数，桌上的茶碗，竟然有十七个，不禁又暗自寻思道：“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许多客人，但是这些人又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前面的尸身看来，都是主人的家奴，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些客人杀死的吗？”

他暗中微微颌首，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，仍有思考的能力，大为满意，只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思忖虽近情理，距离事实，却仍相差甚远哩！

思忖之间，他已穿过大厅，从右边的侧门走了出去。

厅外一片回廊，朱栏画栋，建筑得极其精致。回廊外庭院深深，一条白石砌成的小径，蜿蜒着通向庭院深处。

他手持长剑，一步步走了过去，方自走了三五步，目光动处，忽地望到这条小径两侧，竟然各自倒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虬髯大汉的尸身。腰侧的大刀，方自抽出一半，身上亦是没有任何伤痕，只有头顶上鲜血模糊，血渍深深浸入小径旁的泥地里。

锦衣少年管宁心中一凛，一挥长剑，仍然向前走去。又走出三五步，却见石径之上，交叉着两柄精光闪烁的长剑。

他脚步一停，转目而望，小径两侧，果然又躺着两具尸身，身躯肥胖，俱是穿着一身轻装。一人左手握剑，一人右手握剑，剑尖虽搭在一处，尸身却隔得很远，而且伏在地上，发际血渍宛然，伤痕竟也和先前所见的尸身一样。

锦衣少年目光望着这两具尸身，呆呆地愣了半晌。一时之间，但觉脑海之中一片晕眩，甚至连惊恐之心都已忘记了。

前面数步之遥，是个长髯老者的尸身，再前面竟是三个蓝袍道人，并肩死在一处。接着见到两个身披袈裟的老者的尸身，横卧在路上，身上俱无伤痕，头上却都是鲜血模糊。

走过这段石径，管宁的一件都丽长衫，已全部紧紧贴在身上。此刻春寒仍是甚重，他却已汗透重衫。

石径尽头，是个六角小亭，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。管宁茫然拾阶而登，一条血渍，从亭中笔直地流了下来，流在最上层的一级石阶上。他无须再看一眼，便知道六角亭内，一定有着数具尸身，尸身上的伤痕也和方才一样。

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，暗忖道：“虬髯大汉，肥胖剑客，长髯老者，蓝袍道人，僧衣和尚，一共是十个，——茶碗却有十七个，这亭子里面，该是七具尸身吧？”

他见到第一具尸身之时，心中除了惊恐交集，还有一种混合着愤怒与悲哀的情感。免死尚有狐悲，当人们见到人类尸身的时候，自然也会觉得悲哀的。

但此刻他却像是有些麻木了——这是因为过度的惊恐，也是因为过度的哀愤，因此，他竟能在心中计算着这冷酷的问题。

踏上最后一级台阶，他茫然向亭中望去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跛足丐者，倒卧在石阶之上，一颗头发蓬乱的头颅，垂在亭外，从他头上流出的血渍，便沿着石阶流下。

一个满身黑衣的瘦削老人，紧紧地倒在他旁边。一条隐泛乌光的拐杖，斜斜地插在地上，入土竟有一半，将四侧的石板，都击得片片碎落，显见这跛足丐者死前一掷，力道是何等惊人。

但管宁却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目光已转到一个身穿轻红罗衫的绝色少妇身上，这少妇的尸身，是和一个亦是通身红衫的剑眉修鼻的中年汉子倒卧在一处，月光斜照，他们的头上也血渍淋漓。但这丑恶的伤痕，却仍然掩不住这一对男女的绝世姿容。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只听见身后的囊儿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叹

息,但他却无法分辨这声叹息中包含着意味究竟是什么。

那该是惊恐和愤怒的混合吧!

他手上的长剑,软弱地垂了下来,剑尖触到石阶板铺成的地上,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轻响。

他的目光随着剑尖望去,越过那一对绝美男女的尸身,停留在一双穿着福字的腾云履的脚上。

于是他的心便“怦”地跳了一下,几乎不敢往上移动自己的目光,因为这双脚竟是笔直地站着的,“难道这里竟然还有活人吗?”

他的脚步生硬地向后面移动着,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缓缓向上移动——

一个瘦削而颀长的白衫身形,紧紧地贴着这六角小亭的朱红亭柱,一双瘦骨嶙嶙的手掌,五指如钩,抓在亭柱两侧的栏杆上,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红色的栏木里。但是他的头,却虚软地垂落了下来。

“他也死了。”管宁长长一叹,“只是他没有倒下来而已。”

望着这具死后仍不倒下的尸身,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晌,却不知道自己的—双鞋子,已经踩到那片鲜红的血渍上了。

一片浮云,掩住了月光,本已幽黯的大地,此刻便更觉苍凉。

星白如月,月白如风,只有地上的血渍……血渍该是什么颜色呢?

那垂髻童子“囊儿”,手里兀自捧着那方石砚,顺着他主人的目光,也是呆呆地,望着那具死后仍没倒下的尸身,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洁白如雪的长袍,腰间系着的那条纯白丝绦。

“这人生前,也该是个极为英俊潇洒的人物吧?”只可惜他的头是垂着的,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,他当然也绝没有走上去仔细看看的勇气。

而管宁心中,却在思忖着另一个问题。

“……蓝袍道人,跛足丐者,黑衣老人,红衫夫妇,再加上这白

袍书生，一共不过十五人而已。但那大厅中的茶碗，却有十七个……那么，还有两个人呢？这两人难道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？但这两人却是什么人呢？是此间的主人？抑或是客人？唉——此刻这些人全都死了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。”

他目光一扫，暗叹着又忖到：“这些尸身生前想必都是游侠江湖的草泽豪士，如今却都不明不白地死了，连个埋骨之人也没有。我既遇着此事，好歹也得将他们的尸身埋葬起来，日后我若能寻出谁是凶手，究竟是为着何事将这些人全部杀死，究竟谁是谁非——其实能将这许多人都——杀死的人，虽然具有杀人的理由，手段也够令人发指的了。”

此事虽然与他无关，但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此刻却觉得义愤填胸，一时之间，心中思潮所至，俱与此事有关。

月升愈高，亭中的阴影，也就越发浓重，由东方吹来的晚风，从他身后笔直地吹了过来，哪知——

风声之中，突地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这笑声有如尖针一般，刺入他背脊之中。这阵刺骨的寒意，刹那之间，便在他全身散布了开来。

他大惊之下，拧腰错步，倏然扭转身形，目光抬处，只见亭外的石阶之上，缓缓走下一个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，瘦骨嶙峋，有如风竹。顶上头发，用根非玉非木的紫红长簪插做一处，面上高颧深腮，目如苍鹰，一动不动地望在管宁身上。

此情此景，陡然见到如此怪异的人物，管宁胆子再大，心中也不禁为之泛起阵阵寒意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，剑尖拄在地上，发出一阵阵极不悦耳的“丝丝”之声，与那阴森的冷笑声相合，听来更觉刺耳。

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，垂手而行，全身上下，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动作，瘦长的身躯，却已由亭外缓缓走了进来。

管宁努力压着心中的警惕之情，微挑剑眉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是

谁？这些惨死之人，可是你杀死的？”

那枯瘦老人嘴角微微一牵动，目光之中，突地露出杀意，一言不发地伸出手掌，向管宁当胸抓去。

只见这双黝黑枯瘦的手掌，指尖微曲，指甲竟然卷做一团，管宁心中一寒，手臂微抬，将手中的长剑平胸抬起。哪知这枯瘦老人突地又是一声冷笑，指尖指甲电也似的舒展开来，其白如玉，其冷如铁，生像是五柄冷气森森的短剑。

管宁大惊之下，再退一步，只见这双手掌，来势虽缓，却将自己的全身上下，全都控制住了，自己无论向何方闪避，都难免被这五个森冷如剑的手指，戳上几个窟窿。

刹那之间，他闪电般地将自己所学过的武功招式，全都想遍，却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招式，能够挡住这一掌缓缓的来势。

情急之下，他猛地大喝一声，右手猛挥，青光暴长，将手中长剑，全力向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挥了过去。

哪知剑到中途，他只觉全身一震，手腕一松，不知怎地，自己手中的长剑，便已到了人家手上。

却见这枯瘦老人一手捏着剑尖，轻轻一挥，这柄精钢百炼的长剑，竟被折成两段，“当”地一声，青光微闪，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长剑，被他轻轻一挥，竟齐根没入亭上的梁木之中，只留下半寸剑身，兀自发着青光。

管宁性慕游侠，数年之前，千方百计地拜在京城一位著名镖客的门下。学剑三年，自认剑法已经有了些功夫，此刻在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，他才知道自己所学的武功，实在有如沧海之一粟，连人家的千万分之一，都无法比上。

只可惜他知道得嫌太迟了些。这枯瘦老人的一双手掌，又缓缓向他当胸抓了过来，他心中长叹一声，方待竭尽全力，和身扑上，和这彩衣老人拼上一拼。虽然他已自知自己今日绝对无法逃出这诡秘老者的掌下，但让他瞑目等死，却是万万做不到了。